

備旨

上孟子卷之一

劉文魁

新訂四書補註備旨上孟卷之一

粵東鄧 林退庵先生手著

裔孫 煜耀生編次

寶安祁文友珊洲先生重校

江甯後學杜定基起元增訂

孟子

孟軻一字子

車魯公族孟

孫後也父激

公宜母仇氏

母夢神人乘

雲跨龍鳳自

泰山來將止

於嶧凝視久

之忽見片雲

墜而席時間

蒼皆見五色

雲覆孟氏居

而孟子生焉

孟子三歲喪

父母有賢德

篤於教子幼

而嬉戲三徙

孟子章旨

此章孟子以仁義格君之

利心斥利言仁義是孟子

一生學問首節見王本為

行仁義之道次節王專問

利則非來梁之心矣王何

必節一章綱領四節深言

求利之害五節決言仁義

之利末節是足上之辭須

還他結體方與前不同

孟子節旨

見梁王在欲行道上不徒

答其禮

不遠節旨

古人尚年以叟為相尊之

孟子

此書孟子述唐虞三代之道辨義利之微崇王賡霸明性善闢邪說發明孔聖之遺教分爲上下七篇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

姓孟名軻字子與鄒人受業子思之門人

見梁惠王

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

梁惠王魏侯瑋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

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言昔孟子當時以道自重不見諸侯因惠王卑禮厚幣之招故自鄒至梁而見之蓋將冀其道之行而展其仁義之學也

王曰叟

叟是尊之之辭

不遠千里而來

指自鄒至梁言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謂利蓋富國強兵

類

至梁不憚千里之遠而來亦將有富國強兵之策而可以利益吾國乎

對曰

以臣答君

王何必曰利

意利是人心之私

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義是天理之公而已矣者見此外

別無可

言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孟子對曰王欲圖國事

仁義之可言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

王曰是體王口氣說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之勞莫憚稍辭此亦字從儀秦輩生來

長就學斷機

梁王之非不止在利又在有家者

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士庶人是上下交征利

上王下是大夫士庶人而國危矣

此句收上

之訓維嚴孟

利吾國三字只曉得有吾

起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此是為萬

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子娶田氏生

便不知有大夫士庶人了

下

為千乘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

二取字作得字看

不為不多矣

是分所當安意苟為後義而先

子名仲子年

對曰節旨

者危

利後義是以義為緩

不奪不廢

利不廢是心不足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

子曰人皆知

必言意言仁義而曰己矣

利

先利是以利為急

不奪不廢

利不廢是心不足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

養其田而莫

有舍此無可言意這兩句

下

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

謂將有弑奪之禍

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

知養其心蕪

且就理欲上看到下文乃

千里

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

出車千乘也

千乘之國諸侯

心博學多聞

陳出利害來此亦字隱然

之國

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

弑下殺上也

廢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

之謂又曰人

接堯舜湯文周孔之緒

分亦已多矣

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

其心未肯以為足

也

皆知以食愈

何以節旨

也

夫我所謂王不當言利者正以求利必有害也

今王為一國之主如一旦曰何

以使我利吾國但見利風一倡人皆效尤則大夫有

飢莫知以學

此節反覆言利之害以首

也

夫我所謂王不當言利者正以求利必有害也

今王為一國之主如一旦曰何

以使我利吾國但見利風一倡人皆效尤則大夫有

愈愚○惠王

句為主王者大夫士庶人

士

庶人有身者亦將曰何以使我利吾國則取於下下欲利其身家則取

於上上與下交相征利其禍終歸於上而國危矣

國危何如天子君萬乘之國而或

三十五年孟

之倡也三曰字皆心口計

於上上與下交相征利其禍終歸於上而國危矣

國危何如天子君萬乘之國而或

弑下殺上也

廢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

子始至梁明

較之辭自王曰至國危矣

於上上與下交相征利其禍終歸於上而國危矣

國危何如天子君萬乘之國而或

弑下殺上也

廢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

年惠卒襄立

是從利上推到有害處萬

弑其君者必千乘公卿之家諸侯君千乘之國而或弑其君者必百乘大夫之家地

位相近則凌奪易生必然之勢也夫先王制地定法天子萬乘其公卿得十之一而

取千乘焉諸侯千乘其大夫得十之一而取百乘焉十分取一不為不多矣

揆之於

即去梁遊齊

乘四句申說國危看兩必

取千乘焉諸侯千乘其大夫得十之一而取百乘焉十分取一不為不多矣

揆之於

義亦可相安苟為下者以義為後而惟利是先其勢不至盡奪其君之利不足以廢

梁惠王

字畢竟上人受虧萬取千

取千乘焉諸侯千乘其大夫得十之一而取百乘焉十分取一不為不多矣

揆之於

義亦可相安苟為下者以義為後而惟利是先其勢不至盡奪其君之利不足以廢

惠王魏武侯

焉三句又咏歎一番以起

義亦可相安苟為下者以義為後而惟利是先其勢不至盡奪其君之利不足以廢

義亦可相安苟為下者以義為後而惟利是先其勢不至盡奪其君之利不足以廢

義亦可相安苟為下者以義為後而惟利是先其勢不至盡奪其君之利不足以廢

擊之子其先

下義字單言義者以義主

其心也求利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

未有是決言其必然意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

周文王庶子

斷制對利言尤切後義二

其害如此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

未有是決言其必然意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

畢公高封於

句就下之人說其端却開

也

義主敬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

遺猶棄也後不

畢後絕封為

自上

上說

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

也

庶人至畢葛

未有節旨

事舊獻公伐此節的確指仁義之利上

心則其下化之

若舍利而言仁義則何如仁主於愛而愛莫先於愛親不仁而遺

霍有功封於說弑奪則無君親極矣若

自親戴於己也

其親者有之矣未有仁人君躬行夫仁其下胥化夫仁而反遺其親

魏為大夫數夫仁義絕無此禍未有二

君躬行夫義其下胥化夫義而反後其君者有之矣未有人

○王亦曰仁義

傳至桓子與字是反上文而決言之本

而已矣何必曰利

此節明指利害與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

趙襄子韓康文仁義主在下言註補人

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己

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

子共滅智伯君躬行一層是根二者也

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

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

之孫文侯斯親義屬君就字面分貼其

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

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

遂與韓氏趙實王為一國之君親也

王亦節旨

此總結上前緊接惠王言利來故開口先一語截斷

氏列為諸侯

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按本

辨而況其利害相去之遠耶王亦曰仁義以收

營即文侯孫

利來故開口先一語截斷

也○因徙都大

梁故亦名梁

遺不後來故先說仁義以

致丁宜而再言利以為深

戒孟子直望王行仁義而

不求利不只說不說便罷

○孟子見梁惠王

此章見人君當公其樂於

賢者指君之賢者此

字指所立所願說

鴈陽鳥狀似

與之立於沼上顧視鴈鴈麋鹿而問曰不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

鴈而小夜泊

文王夏桀證賢不賢一法

知賢者之君亦樂此乎蓋猶自疑之也

洲渚飛有先

戒重法文王邊章內民

享

後行列秋南

意

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而春北鴻其

字最宜善眼

享

意

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享

意

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享

意

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享

鴈之大者也

王立節旨

○月令孟春

王立沼上疑是接見後同

賢者不樂此也惟賢者之君而後乃樂

○詩云經始靈臺

經始是量

經之營之

經度

鴻鴈來言自

遊於園若謂沼上非見賢

此若不賢者之君雖有此亦將不樂也

營謀

不日成之

不日是甚

經始勿亟

勿亟亦是視

庶民子來

子來

南而來北也

之所則豈見王之所乎王

方位

庶民攻之

之字俱

不日成之

言其速意

經始勿亟

民如子意

庶民子來

仲秋鴻鴈來

問是疑辭不是慚辭

所以不日

王在靈囿

因臺

麇鹿攸伏

麇鹿濯濯

此麇鹿

白鳥鶴鶴

此鳥得

言自北而來

賢者節旨

成之之故

王在靈囿

及囿

麇鹿攸伏

麇鹿濯濯

得所處

白鳥鶴鶴

此鳥得

南也季秋鴻

此孟子迎其機而導以樂

及沼於物魚躍

此魚得

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

與上庶民

而民歡樂之

歡樂正應

謂

謂

秋先至者為

正是難辭以賢者句為主

其臺曰靈臺

靈字自不日

謂其沼曰靈沼

兩日字都是述

樂其有麇鹿魚鼈

樂是幸

君之有

幸

主季秋後至

不賢內要隱伏民字此且

其臺曰靈臺

成之上見得

謂其沼曰靈沼

民樂之說話

樂其有麇鹿魚鼈

樂是幸

君之有

幸

者為賓也

不賢內要隱伏民字此且

其臺曰靈臺

成之上見得

謂其沼曰靈沼

民樂之說話

樂其有麇鹿魚鼈

樂是幸

君之有

幸

麇鹿

虛說下正詳之

其臺曰靈臺

成之上見得

謂其沼曰靈沼

民樂之說話

樂其有麇鹿魚鼈

樂是幸

君之有

幸

鹿好羣而相

此正申賢者而後樂此之

其臺曰靈臺

成之上見得

謂其沼曰靈沼

民樂之說話

樂其有麇鹿魚鼈

樂是幸

君之有

幸

比陽類也故

意在一個字上見引詩不

其臺曰靈臺

成之上見得

謂其沼曰靈沼

民樂之說話

樂其有麇鹿魚鼈

樂是幸

君之有

幸

夏至感陰氣

在寫物景在寫民情詩所

其臺曰靈臺

成之上見得

謂其沼曰靈沼

民樂之說話

樂其有麇鹿魚鼈

樂是幸

君之有

幸

而角解麇多

言皆民樂君之辭靈臺之

其臺曰靈臺

成之上見得

謂其沼曰靈沼

民樂之說話

樂其有麇鹿魚鼈

樂是幸

君之有

幸

覺而善迷陰

有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

其臺曰靈臺

成之上見得

謂其沼曰靈沼

民樂之說話

樂其有麇鹿魚鼈

樂是幸

君之有

幸

類也故冬至

雲物也其下有囿囿中有

其臺曰靈臺

成之上見得

謂其沼曰靈沼

民樂之說話

樂其有麇鹿魚鼈

樂是幸

君之有

幸

感陽氣而角

沼併以游觀耳經始勿亟

其臺曰靈臺

成之上見得

謂其沼曰靈沼

民樂之說話

樂其有麇鹿魚鼈

樂是幸

君之有

幸

麇性喜澤按

又追言之正要叫起子來

其臺曰靈臺

成之上見得

謂其沼曰靈沼

民樂之說話

樂其有麇鹿魚鼈

樂是幸

君之有

幸

此釋麇鹿與

以見民樂之意是詩人極

其臺曰靈臺

成之上見得

謂其沼曰靈沼

民樂之說話

樂其有麇鹿魚鼈

樂是幸

君之有

幸

集註異

形容處於字亦是民之歎

其臺曰靈臺

成之上見得

謂其沼曰靈沼

民樂之說話

樂其有麇鹿魚鼈

樂是幸

君之有

幸

美兩王在重看禽魚各得

文王之能樂可知矣此何故哉蓋由古之人平日能施行仁政惠鮮懷保與民偕樂

其臺曰靈臺

成之上見得

謂其沼曰靈沼

民樂之說話

樂其有麇鹿魚鼈

樂是幸

君之有

幸

說苑曰積憂其所咸遂其性在物如此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因以能

為愛積愛為於人可知文王以民力下樂也臣故曰賢者而後樂此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也子及女偕亡

仁積仁為靈只行詩意古之人二句方是斷辭釋詩重民歡樂句言必不能此引書而釋之

者積仁也加以美名樂其所有總跟歡樂來與民偕樂謂平日有恩惠以及民如治岐之

湯誓夏王率遏眾政是也能樂自民樂其樂見得通節精神只結聚在

力率制夏邑政是也能樂自民樂其樂見得通節精神只結聚在

有恩率愈弗見得通節精神只結聚在

協曰時日曷一故字時日節旨此正申不賢者雖有此不

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樂之意在一獨字上見上

引書指樂民欲以下即貼

河內河東桀說亦可豈能獨樂哉正魏都大桀在見覆亡之不暇豈能獨享

大河東南故其樂作實事說曰河東而以寡人車旨此章見人君當盡心於王道盡心二字是主首節惠

民欲與之偕亡就書辭而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言必不能此引書而釋之

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當自言吾有天下如

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

我室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言何以見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湯誓之言有曰桀嘗自比於日

民怨其虐因指日而言曰是日何時亡乎子室及汝偕亡由書言觀之為人君者獨

樂而不恤其民至於民怨之而欲與之偕亡則人心離散亡無日矣雖有臺池鳥獸

豈能獨享其樂哉臣故曰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然則王能以文王為法

以夏桀為戒民惟恐王之不樂也即沼上之立鴻鴈麋鹿之顧庸何傷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盡心照救荒說焉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

東徙移其粟於河內移粟是移河東凶亦然移民移粟察鄰國之政荒即救

寡人之用心者用盡心鄰國之民不加少見分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不見分

子及女偕亡女即指日說

言必不能此引書而釋之

此引書而釋之

此引書而釋之

此引書而釋之

此引書而釋之

此引書而釋之

此引書而釋之

此引書而釋之

此引書而釋之

此引書而釋之

此引書而釋之

鼓

功末節斥其時政之失罪

歲二字正破梁王病源章多其故何也意者歲凶為災人力無如之何與

○孟子對曰王好戰好戰則必請

樂記曰鼓擊

內雖教養並說要重養一

之聲謹謹以

邊民未知教猶屬蒼道未

以戰喻喻此也以

戰比治道

然鼓之

之字指戰士謂擊

立動動以進

全蓋因論救荒而發也

寡人節旨

走甲重難走故棄

或百步而後止

喻鄰國不

或五十步而後止

行小惠

勇氣也一鼓

此梁王以小惠為盡心而

期於得民也首二句虛河

笑百步

喻惠王望民

則何如

問以近笑遠

曰不可

作氣

甲兵

釋名云甲象

察鄰國以下

是實望民之

指五十步亦

曰王如知此

此字指五十步

物有甲以自

來歸但一頭移民移粟一

禦亦曰介曰

頭覘察鄰國便是為名非

註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

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

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

講孟子對曰王嘗好戰請以戰為喻彼兵以鼓進也方

面曰鎧皆堅

實盡心處何也口氣見人

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

講戰之時填然鼓之兩兵俱進兵刃既接勝負以分敗

者棄甲曳兵而走或走至百步而後止或走至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之近而笑

彼百步之遠為怯則王以為何如惠王曰不可夫戰以勝負為勇怯不以走之遠近

兵有五一弓

此因其明以通其蔽言小

二爰三子四

惠不足以得民也喻是喻

為強弱彼五十步者直偶未至於百步耳要之五十步亦走也安可以此笑彼耶孟

子曰王如知五十步之不可笑百步則無望民之加多於鄰國也蓋治以王道為盡

心猶戰以勝敵為能勇今王之行小惠是五十步之走也鄰國之

不恤民是百步之走也其不能行王道一也又何厚望於民耶

○不違農時

是不

戈五戟又刀

治道填滿也謂鼓聲充滿

子曰王如知五十步之不可笑百步則無望民之加多於鄰國也

蓋治以王道為盡

心猶戰以勝敵為能勇今王之行小惠是五十步之走也鄰國之

不恤民是百步之走也其不能行王道一也又何厚望於民耶

○不違農時

是不

劍曰短兵

於行間也棄甲曳兵不能

心猶戰以勝敵為能勇今王之行小惠是五十步之走也鄰國之

不恤民是百步之走也其不能行王道一也又何厚望於民耶

○不違農時

是不

妨民

穀

穀之種不一

國不恤其民或五十步猶

耕耜收

穀不可勝食也

言穀

數曾不入滄池

不入是上禁

魚鼈不可勝食也

有言三穀為

如寡人猶以五十步笑百

獲之時

斧斤以時入山林

斧是斧頭斤是鐵刀時指草木零落

材木不可勝用也

言材木

穀

梁稻菽者有

步蓋戰以勝敵為主走之

之時

斧斤以時入山林

斧是斧頭斤是鐵刀時指草木零落

材木不可勝用也

言材木

穀

言五穀為麻遠近勿計猶治以王道為
黍稷麥豆者上小惠之能行與否亦勿
有言六穀為計故下二節遂言行王道
稻黍稷粱麥不違節旨

苾者有言九此是就兩間現成自然之
穀為稷秬黍利先為之搏節裁制以收
稻麻大小豆拾人心也恆產未制先之
大小麥者有以不違畜產未立先之以
言百穀包舉不入樹藝未興先之以時
三穀各二十入首段不違是主蓋移粟
種為六十蔬由於食園故足食為先下
果之實助穀二段皆可以佐穀者因並
各二十者言之農時與農隙不同是
數罟不入治田之時洿是地勢自然
舊語云宣公池是人力所鑿二字平看
夏濫於泗淵註中厲字是避列守之澤
里革斷其罟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有
而棄之曰今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
魚方別孕不也不可勝食與用只說生
教魚長又行殖繁多未到入食用上至
網罟貪無藝養生句方是食用喪是活
也又云魚禁字言喪其死也無憾一字
鯢鮪重王道本乎人情使人情
斧斤時入不至渙散然後可立法制

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此二句總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始即先
上遞下語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是字承二句

也罟網也洿窰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罟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
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搏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
王道之始王欲得民亦惟盡心於王道而已試為王陳王道當法制未備之初
則貴因天地自然之利而以搏節愛養為先如農時乃穀所自出也
苟凡有興作不違三農之時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五穀不可勝食矣洿池所以畜
魚鼈也苟數罟不入洿池則洿池之所產者無窮而魚鼈不可勝食矣山林所以產
材木也苟斧斤以時入山林則山林之所生者無盡而材木不可勝用矣夫至穀與
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則飲食宮室之有資祭祀棺槨之有備是使民養生
者得以遂其願喪死者得以盡其情而皆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則民
心得而邦本固紀綱法度可從此次第施行矣此王者治道之始事也
樹之以桑樹是植桑所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衣服之也
雞豚狗彘之畜豚是雄豕無
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順體其所欲曰不違
逆體其所惡曰勿奪數口之家
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謹是嚴謹庠序皆鄉學也教說
申之以孝悌之
義孝悌是教中
所尤重者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以上養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

地官山虞掌以圖經久始字是王道教

山林之政令養根腳不是起頭

物為之厲而五畝節旨

為之守禁仲此是告以王道之成乃盡

冬斬陽木仲心極處五畝之宅在一夫

夏斬陰木凡授田百畝外照註分在田

服耜斬季材在邑但邑不必是城邑如

以時入之令今之村落便是無失其時

萬民時斵材一是因其時而育之使無

有期日失其所生一是因其時而

五畝百畝遂之使無失其所長上不

周制一夫受違農時猶未有百畝之制

私田百畝公至此則恆產已立三可以

田十畝八家字俱從王者經畫看出謹

是為八百八字有屏邪說黜具文兢兢

十畝餘公田於天命人心之正意庠序

二十畝八家之教孝悌為重故特申以

分之各得二提醒之須照下頌白句淺

畝牛以為廬淺講七十者二句合老幼

舍城邑之居申言之正見心無不盡養

亦各得二畝內便該教意如是則天下

半春令民畢皆望風仰德而莫不尊親

出在野冬則矣故王可決也是對針梁

二句是過脈語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家給人足風移俗易王道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

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

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

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

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宣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班同老人

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

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

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

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

道以左右民是講由是因既固之民心定裁成之法制一夫授以五畝之宅而牆下

豚狗彘之畜無失其孕字之時則肉有所出而七十非肉不飽者可以食肉矣一夫

授以百畝之田勿奪其耕耘收穫之時則粒食有所出而數口之家仰事俯畜者可

以無飢矣衣食既足禮義可興於是納子弟於庠序之中而詩書禮義之教必致謹

莫備於此故決其可以王註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

為之守禁仲此是告以王道之成乃盡

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

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宣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班同老人

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

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

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

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

道以左右民是講由是因既固之民心定裁成之法制一夫授以五畝之宅而牆下

豚狗彘之畜無失其孕字之時則肉有所出而七十非肉不飽者可以食肉矣一夫

授以百畝之田勿奪其耕耘收穫之時則粒食有所出而數口之家仰事俯畜者可

以無飢矣衣食既足禮義可興於是納子弟於庠序之中而詩書禮義之教必致謹

是致民

是致民

是致民

是致民

是致民

是致民

是致民

是致民

是致民

是致民

是致民

是致民

野曰廬在邑在法制中法制品節即所以裁成輔相亦即所以左右民也補出王道之成緊

宅桑

釋名曰宅擇與上節始字相應

也言擇吉處狗彘節旨

而營之也○此方對定首節痛陳時弊

典術曰桑者以動王不忍之心為行仁

箕星之精神政地不知檢指平日不知

木蠶食葉為發指臨時兩不知正指他

文章人食槲不盡心處其罪全在我了

老翁為少顏反自謂盡心而以歲為解

月令季春命此與殺人而委罪於兵者

野虞毋伐桑何以異夫兵不能代操兵

柘鳴鳩拂其者之罪歲能代失政者之

羽戴勝降於罪乎無罪歲二句通章結

桑具曲植還穴與首節何也二字應註

僅后妃齋戒能自反是先革弊政發倉

親東嚮躬桑廩以紓目前之急益修其

禁婦女毋觀政指行王道之始以及王

省婦使以勸道之成也

蠶事承教章旨

狗有三守狗此章教梁王亟革虐政意

獵狗繫狗此俱借客形主法重為民父

焉對他（不加）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

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

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

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

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

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

耳○今王平日不行王道養民無法反使狗彘之畜得以食人之食而不知所檢制

之曰非我殺之也兵刃殺之也王誠無歸罪於歲而自反於已舉王道之始終而一

盡心焉斯天下之民至而可以補疏云古以百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一

王矣豈特加多於鄰國而已哉畝古之百畝當今之四十二畝少八十步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安對勉強看見

其出於誠意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梃木

道以教寡人者至矣然而國政多端善言必再寡器刃

人願安意以承受夫子之教幸盡言而無隱可也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器刃

鐵有以異乎異分

曰無以異也就同歸於

器有以異乎別也

曰無以異也死上說

與兵刃有以異乎王曰梃之與刃器政謂

雖不同而致人於死則一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政謂

四書補註前言
上孟卷一
五

指豢狗

道路

釋名云道路也路露也言不可得而行也

人所蹈而露見也

承教節旨

一安字見他虛心處然究於上章所指陳未了徹也

以挺節旨

此合下節是承上歲兵之意而敷衍之挺刃不重只

要引起政字

以刃節旨

以木人從葬

設機關而能跳踊故名曰

俑

庖有節旨

此正指虐政殺人之實是承上狗彘食人食塗有餓

李之意而究言之

獸相節旨

獸相食二句又是退一步作跌醒語不曰君而曰父

母正見一體相關處所以動其惻隱之心也為民父

母恩有所屬行政責有所

廐有肥馬

廐是養馬之閑肥肉肥馬皆厚斂於民以養者

民有飢色

飢色是未死者

野有餓殍

餓殍是已死者

此率獸而食

人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以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講

孟子因其明直指其虐政曰王既知虐政無異於挺刃則今日之政當在所革

也充王之庖有肥肉焉充王之廐有肥馬焉以此厲民故民有飢餒之色野有餓死之人夫養禽獸而致民之死此無異驅率其獸而食人也挺刃之殺人不過是矣

獸相食

是獸類自相殘害

且人惡之

惡是惡其殘酷之指獸言

為民父母行政

行政且勿入虐政意

不免於率獸

而食人

此正是行虐政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註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講夫率獸食人乃虐政之

獸本異類其自相吞噬人之見者且以其同類相殘而惡之況君者民之父母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則是子民之責而反為殘民之事惡在其為民之

父母

也哉○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此二句是引言

為其象人而用之也

此句是推仲尼言無後之意如

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使字指虐政說註

備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

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

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聞仲尼之惡不仁者乎仲尼曰始作俑以從葬者最為不仁此人殆無後乎仲尼何

以惡之若此為其作俑象人而用之以殉葬也夫象人以殉葬孔子猶惡之況以利民養物實使斯民飢而死也此豈不尤見惡於仲尼耶補人主欲與利必先除害相如之何其可哉吾王有受教之誠必先除虐政而可也補形以挺刃而知虐政之慘

歸不免惡在四字極令

仲尼節旨

上節慘其辭以動之此節危其辭以惕之只象人而

用便是不仁不必說到殺人殉葬之漸註中實使實

字正對象字

晉國章旨

敗於齊

魏世家惠王此章教梁王以報怨之長

三十年魏伐

趙趙告急於惠王是主全重施仁政上蓋

齊齊宣王用

孫臏計救趙之疲孟子教他不可性急

伐魏魏遂大

姑且就省刑薄斂休養生

興師使龐涓

息俟其力全而後用之以

將而令太子

我整暇攻彼疲敝有不戰

申為上將軍

戰必無敵矣無敵於天下

與齊人戰敗

則王矣

於馬陵齊虜

晉國節旨

更不止於兵相形以率跌而知虐政之毒更不止於獸相形以作俑而知虐政之報
更不止無後上章因盡心之言欲導其行仁故其辭婉此則因承教之願欲使悟其
言直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晉國即指文侯武侯時非謂從前晉國也嬰之所知也知是及寡人之身

寡人惠王自稱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是敘今日之弱寡人恥

之先人之字指願比死者死者指一洒之洒是雪如之何則可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晉地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

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

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梁惠王厚幣招賢原為報怨起見一心只要富強其國即孟

欲為死者雪其恥也言梁惠王厚幣招賢原為報怨起見一心只要富強其國即孟

兵稱雄於列國東勝齊西勝秦南勝楚天下莫強於晉焉此與之所知也及至寡人

之身以東則馬陵覆師而戰敗於齊長子申為其所虜而死焉是晉弱於齊矣以西

則取我少梁繼割夫河西喪地於秦者凡七百里是晉弱於秦矣以南則與楚將昭

陽戰敗亡其七邑而見辱於楚是晉弱於楚矣此皆寡人恥恥於先人者也今將報
齊國之怨摧秦楚之鋒願為死者一洒其恥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略頓
使晉復強於天下不知當用何計策而後可
○孟子對曰王無患喪敗之難以自振也雖地
方百里三註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講孟子對曰王無患喪敗之難以自振也雖地
字連說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方百里之小亦可與王業於天下況魏堂堂
○王如施仁政於民仁政二字申看政之所寓省刑罰是重薄稅斂是厚深耕易耨

惠王十七年

喪地於秦

乎

○王如施仁政於民

仁政二字申看政之所寓

省刑罰

是重

薄稅斂

是厚

六

魏與秦戰元之何有恐喪敗之餘難以
里秦取魏少復振意

梁三十一年

地方節旨

秦孝公使衛此一句是引起下文語可

執將兵伐魏以王則瑣瑣報怨皆不足

魏使公子卬言矣註行仁政勿露

將而擊之兵

王如節旨

既相距執詐此藏教於養寓兵於農正

遺印書曰吾是酒恥要領仁政廣說省

始與公子驩薄是仁政中最大最急者

今俱為兩國下耕耨修事皆由省薄得

將不忍相攻來刑斂自不可廢省只是

可與公子面刑當其罪薄只是惟正之

相見盟樂飲供厚斂必重刑二者亦相

而罷兵以安因耕而深則不苛且鹵莽

秦魏印以為耨而易則能整飭詳察皆

然會盟已飲盡力之意暇日獨言壯者

而執伏甲士為下制挺以據言也孝悌

襲虜印因攻百行之本忠信是一誠貫

其軍盡破之平百行修孝悌忠信而入

以歸秦惠王與出皆必以之則是事其

恐割河西之長上無異於父兄矣可使

地獻於秦以二句只形容壯者可以戰

和魏遂去安下往征方說到戰上

耕是用耒耜以壯者以暇日暇日雖是耕耨之暇亦即刑賦所寬之日修其孝悌忠信修是講明兼有行意雖屬民自修就

中亦有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入以出以總領孝悌忠信二句正力行其所修可使制挺以據秦楚

之堅甲利兵矣據是驢註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

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謂所謂百里可王者惟行仁政而已王如果施仁政於民

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謂所謂百里可王者惟行仁政而已王如果施仁政於民

以安業力農春深於耕夏易於耨衣食既足禮義可興而民之壯者又以其閒暇之

日修明其孝悌忠信之義入以此事其家之父兄出以此事其國之長上如此則民

志孚而忠義奮可使吾孝悌忠信之民斬木為挺以彼奪其民時彼指秦楚奪民

據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無畏於秦楚何齊之足言哉彼奪其民時彼指秦楚奪民

薄斂薄斂是不得耕耨不得耕耨是不得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餒凍餒是不

散離散是奔註彼謂敵國也講秦楚之堅甲利兵最稱雄於天下而吾謂制挺可據者何

之時使民不得深耕易耨以奉養其父母致其父母凍餒而衣食無所仰給彼陷

兄弟妻子離

邑徙都大梁

彼奪節旨

指仁王請勿疑勿疑指上施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

辱於楚

此與上施仁節句相反

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仁者故古語有曰仁者之君天下無敵知仁者之無敵

楚世家楚懷

彼陷節旨

更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謂則知百里可王亦惟驗諸仁政之施耳王請勿以

王六年楚使

陷溺其民即指上節說以

臣言為疑而斷然以施仁政為務雖以梁補匯參云仁政之施當直貫

柱國昭陽將

可捷也

而王可矣尚何先人之恥不可雪也哉補出入二句兼敘養而言

兵攻魏破之

故曰節旨

○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之子名赫講昔孟子在梁適襄王嗣惠王而即位孟子見之蓋

於襄陵得邑

兩仁亦敵兩暴亦敵以仁

得行於其子也○出語人曰出語之人想是同志隨望之不似人君望是遠而瞻望不似就

邑不合

制暴則無敵無敵則可以

望之不似人君望是遠而瞻望不似就

梁襄王

勿疑二字直與他打破後

之而不見所畏焉就是近而親就不見卒然問曰卒然二字是形容辭氣不當處天下惡乎定定是

襄王立惠王

壁註迂闊正照仁政言

吾對曰定于一一是統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

葬有日矣天

梁襄章旨

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講及見襄王容貌辭氣之陋遂知其不足與有為乃

大雨雪至於

此章見人君欲一天下在

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講出而語人曰方吾之見王遠而望之不似人君之

牛目壞城郭

於仁不嗜殺人四字極重

度近而就之不見所可畏之威焉且卒然急遽而問曰今列國分爭天下當補出語

且為棧道而

告新君而先動其不忍人

惡乎而後定吾對之曰今天下勢分無統此所以不定必合於一而後定也補人非

葬民甚病之

之心所以正其本也天下

是揚君之過亦非開闢評論總因當時未

羣臣請弛期

莫不與節正申不嗜殺人

有不嗜殺人者故特為天下人牧告耳

更日不可惠

者能一之故

○孰能一之王問講王又問曰今列國

公駕見太子

梁襄節旨

能合而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殺如好盜嗜甘講吾對曰必也以不忍為

說以法文王

見新君亦望其道之得行

殺一者為一之孰能與之王復問也講王復問曰今天下之民各事其主雖有

之義乃更擇

也按一見後即去魏適齊

能統一之○孰能與之王復問也講王復問曰今天下之民各事其主雖有

日○襄王元

出語節旨

年與諸侯會出語人三字貫通章以與

四書補註備旨

上孟卷一

徐州相王也王問答者大有關係不可追尊父惠王不傳定以勢言兵革宣息日天下莫不與也莫不與言盡天下皆與之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旱比當時虐政則苗槁矣

為王先是各也一以權言政歸一統也孰一節旨苗槁比民憐天油然作雲比仁政將行沛然下雨則苗淳然興之矣非

州之會則王孰能一指君言此與下一問俱不用曰字以已統於民易為仁意其如是指淳然興孰能變之之指今天下之人牧人牧是養未有

之號及於天卒然問曰句也不嗜殺人者也見皆暴虐其民如有不嗜殺人者假設辭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是引

旱之為言悍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可為天之子為民之父母孰與節旨

雲山川氣也孰能與指民言當時列國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子觀孟

公羊傳曰觸既各畫疆而守之民欲舍殺人之致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護吾對曰苟有不

石而起膚寸彼趣此必有所禁制下文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護嗜殺人之君出

而雨者唯泰天下節旨則天下莫不歸而與我也王亦知夫苗之性乎當七八月之間旱則苗之生意槁矣

山雲乎○雨此以久旱易為雨民勞易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之槁者淳然興起矣其苗之興如是孰能禦之使止

水從雲下也為仁作主天下莫不與句耶今天下之君職為人牧者肆為暴虐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一不嗜殺人者

雨者輔也言且虛講下正明莫不與意則天下之民中心悅服皆引領而望之矣夫誠望之如是也則民之歸之猶水之就

輔時生養也寫苗一段須暗射下入牧下沛然一往其勢誰能禦之使止耶故曰天下莫不與

王弼曰陰陽一段寫人牧一段須同照也吾之與王問答如此然而非能有為者奈之何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事是經營可得聞乎欲孟子指齊宣王姓田氏名其事言之辟疆諸侯僭稱王

出地為雲二歸以身言望之歸之即荷也齊桓公晉文齊宣王問曰五霸迭興桓文為盛其當時氣力均則能不嗜殺人之雲雨而淳然公皆霸諸侯者取威定霸之事亦可使寡人得聞之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

為雨齊宣王莫不與之象孔子者無道桓文之事者無道是以後世無傳焉後世指孟子當日臣未之聞也

陳公子完奔齊宣章旨惟無傳無以則王乎道言也童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

齊世為齊大此章總要齊王黜霸功而故未聞無以則王乎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

夫初以陳為行王道大旨在保民而保王謂王天孟子對曰臣學本之仲尼仲尼之徒尊王賤霸無有稱道桓文之事者

氏後改田氏民之源頭在不忍不忍之下之道是以後世無傳述焉臣未之有聞也王必欲臣言之不已其惟王天下

至田和始篡作用在善推以及人之老之道○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德即道也存諸心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莫禦見

齊而有之宣幼不忍之實事在制產分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為德發諸事為道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智失其

王和之曾孫五段看首五節是許王不謀勇失謹宣王曰人君之德當何如則可以王天下矣孟子曰王道甚大其

威王子也忍之心可以保民而王誠其力意謹要只在保民誠能愛恤保護斯民勿使失所則可以得民心之歸

法善問周達有三節是啟王以察識王而王天下莫○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若字乎哉字有曰可是可以

曰宣○蘇秦悅四節是啟王以擴充權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恐已不足當意曰可保民意曰何由知

為趙合從說然後六節是揣王不能擴吾可也問有何曰臣聞之胡斡曰引言王坐於堂上堂是人君有牽牛而過堂下者

宣王曰齊南充之由於大欲吾惜六節牽牛是為王見之之指何之有何往對曰將以豐鐘豐鐘是因鐘之豐而

有泰山東有是實推保民之仁政齊宣章旨牛見之之指何之有何往對曰將以豐鐘豐鐘是因鐘之豐而

瑯琊西有清齊宣章旨牛見之之指何之有何往對曰將以豐鐘豐鐘是因鐘之豐而

河北有渤海齊王病根在大欲故開口看○王曰舍之舍是勿殺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無罪指對曰然則廢豐

此四塞之國便問桓文事是經營霸業鐘與然字承上曰何可廢也言豐鐘之以羊易之是以羊不識有謹胡斡齊臣也

也臨淄之中之事若桓文盟召陵戰城鐘與舍之句來曰何可廢也禮不可廢以羊易之是以羊不識有謹胡斡齊臣也

七萬戶甚富濮則誰不知仲尼節旨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觶也觶觶恐懼貌孟宣王因問曰保民乃人君之大德

而實其民無必云仲尼之徒蓋私淑一子述所聞胡斡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孟子曰

不闢雞走狗必云仲尼之徒蓋私淑一子述所聞胡斡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孟子曰

四書甫主第言

奔博踴躍臨脈不敢舍所學以從君也若王者可以保民也宣王曰何由而知吾可也孟子曰臣嘗聞之胡斂曰王一日坐

淄之塗車轂道傳聞三層相承說註王於堂上適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因問牽牛者曰此牛將何之牽牛者對曰將

擊人肩摩連天下之道道字重看對上殺之以為釁鐘之用也王乃止之曰舍此牛而勿殺之吾不忍其殼觶恐懼似乎無

疵成帷舉袂桓文之事說罪而就死地也牽牛者對曰牛既舍則將廢釁鐘之事與王曰釁鐘大事何可廢也

成幕揮汗成曰德節旨其以羊易之則鐘得以釁而牛得以全矣臣曰有之是有此以曰是心足以王矣

雨天下不能問德何如則可以王意古所聞於胡斂者如此不識王果有此事否也

當也而乃西來惟有德者能之宛不知是心指不忍殺牛之心百姓皆以王為愛也愛是吝財指臣固知王的不忍也是心

面事秦竊為何者為德也保民略斷而足字中含察識擴充意百姓皆以王為愛也易之以羊說臣固知王的不忍也是心

大王羞之王王七字連看此句是一章痛牛王見牛之殼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王

曰寡人不敏綱領保有保養意舍下衣之死王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王

請奉社稷以食有保全意舍下老幼有承認曰易牛之事吾誠有之孟子曰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不外乎不忍是王易

從○宣王八保恤意舍下凶年死亡有牛之心足以保民而王矣然百姓無識皆以王之以羊易牛為愛惜其財也臣由王

年孟子自梁保護意舍下與兵構怨保不忍其殼觶之言思之固○王曰然然字只然孟誠有百姓者此承以王

遊於齊民而王見得甚易甚平知王之痛其死而不忍也○王曰然然字只然孟誠有百姓者此承以王

釁鐘若寡節旨小財出有限意吾何愛二牛一牛言所即不忍其殼觶即字作若無罪而就死地

血者陰幽之齊王意中不知王道何等無罪亦故以羊易之也故是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王曰夫子

見氏為鐘

物釁用血以艱難孟子直以保民盡之無罪亦故以羊易之也故是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王曰夫子

塗都所以厭故欣然自問曰可是引而指牛說故以羊易之也故是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王曰夫子

變怪禦妖賢進之胡斂一段正證可字也蓋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王曰夫子

也○考工記之意全重不忍其殼觶句編小而一牛之利不足為國之輕重亦明矣吾何愛吝於一牛特不忍其殼觶若無

不忍二字一章骨子無罪罪而就死地心中不忍故以羊易之○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

就死地又自解其不忍意耳此心惟夫子知之而百姓不知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

若字形容之辭以羊易之小指羊彼惡知之彼指百姓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

亦齊王語釁鐘非牛不可大指牛彼惡知之彼指百姓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